**威廉·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中体现的错乱时间观**

**摘要**

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威廉·福克纳以其小说中常常体现出叙述者和人物错乱的时间观著称，形成了一套福克纳独有的“时间哲学”。《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以下简称《玫瑰》）不仅叙述时间混乱，里面主人公爱米丽小姐的一系列“反常“行为与杀人罪行也常被解释为出于其错乱的时间观。本文试图分析本文中时间分别作为叙述手法和意向所传达的含义，并试探究《玫瑰》中“时间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福克纳，叙述，时间哲学*

1. **文献概述**
   1. **人类“时间观“发展简史**

《时间的哲学》[[1]](#footnote-1)一文指出，西方文学界的“时间观“发展史主要经历了莱布尼茨和牛顿、康德、柏格森、海德格尔四个转折点。莱布尼茨将时间描述为一种”实质或关系“，牛顿认为时间是一种空间化的存在，一种”容器“，在他们的影响下，彼时文学作品的叙述时间也多按顺序与逻辑结构进行。康德改变了西方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容器式的时间理念，将时间视作心灵的主观性质，视作内感的形式。亨利·柏格森则无疑是西方哲学史上对”时间观“影响最大的哲学家，1889年其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首次提出了他关于时间新概念的柏格森主义；他反对康德将时间的本质半客观化的观点，将人对时间的感知分为钟表时间和直觉时间（durée，又译作绵延）两种形式，并指出直觉时间这种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的、各阶段互相渗透、交融、处于不可分的永远变化状态的时间，才是时间存在的本质形式。而海德格尔则用实践的生活为西方人的时间观填进了鲜活的思想内容；他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指出时间对人类的终极制约意义，且人的生活就是站在死亡的时间点回头看，生活在每一个”此刻“。

在19世纪西方哲学界思潮涌流的浇灌下，新的文学叙述手法也生机勃发。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叙述——“意识流”；在意识流中，叙述不受时间的约束，可以随意在时间线之外停滞和跳跃。

福克纳在创作小说时喜酗酒，在意识混乱时创作，使其叙述时间本身就很混乱；福克纳有时也在故事中直接探讨时间问题，将时间当作一种意象，如《喧哗与骚动》中“昆汀砸碎手表“这一情节。这些特征使福克纳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时间哲学“意味。

* 1. **福克纳对时间的理解**

福克纳曾公开承认：“我无疑受到……柏格森的影响。”他指出，“实际我很同意柏格森关于时间的流动性理论。时间只有现在，我把过去和将来都包括在其中，……我认为艺术家很可以把时间处理一番。”福克纳又在采访中说：“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动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很好。我觉得，这就证明了我的理论，即时间是一种流动状态，除在个人身上有短暂体现外，再无其他形式的存在。所谓‘本来’，其实是没有的——只有‘眼前’，如果真有所谓‘本来’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伤心，没什么悲哀了。”

让·保罗·萨特也曾评价福克纳的时间哲学是一种 “坐在敞篷车上向后看去的景观”，因其人物仿佛都“被去掉了潜在性”，沉浸在过去的时光中或围绕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周围，没有对于未来时间的期待。

1. **小说体现的错乱时间观分析**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A Rose for Emily，以下简称《玫瑰》）是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作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发表于1930年4月的一部短篇意识流小说，讲述了南方没落贵族爱米丽·格尔生小姐杀死情人并与之共眠四十余年的人生经历。

* 1. **凛冬不至的草地——爱米丽的心理时间**

《玫瑰》共分为五个小节，根据《时间意义的生成机制——<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叙事时间》一文，其情节可以划分为20件主要事件。如果用爱米丽的年龄作为参数作折线图（图1），我们可以直观看出小说叙述时间的变化过程。

由分析可知，《玫瑰》主要聚焦爱米丽30岁左右与74岁两段时间叙述，小说的情节在两段时间之间跳跃。Moore（1992）还称其在《玫瑰》中找到了不少于8条叙述时间线。

部分文章认为，跳跃的时间线是福克纳刻意用来制造悬疑和哥特效果的技法。而笔者认为，这种叙述时间线更像是福克纳对时间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且符合爱米丽的生平遭遇。这条折线在低处平坦而高处崎岖，颇符合萨特所描述的“坐在敞篷车向后看的景观“，即叙述者的视野一直围绕在爱米丽三十岁左右的时光；这一时间段中爱米丽同时失去了父亲和所爱的荷默，昔日的家族荣光也在渐渐没落，这些年是她生活幸福与不幸的分界点。这样“流连在过去”的视角是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同的：生来幸福的人常常把时间的前进与拥有事物的增加挂起钩来；人总是回忆起人生中遭遇急转直下的时段，总是试图在思绪上“回溯”到当时，妄图能再活一次，甚至否认节点之后的时间流动。

笔者还认为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反复强调的创作理念“写人所扎根在的存在问题”与心理时间的停滞有相通之处。昆德拉认为，人对于自己过去经历的叙述是由自己最关心的词语或问题（他称为存在的核心）串接起来的。笔者认为是，当人的存在核心（比如爱米丽所骄傲的家族荣光和所享受的荷默的爱）在某个时刻丢掉，其对之后经历的回忆就会变成一篇混乱或空白，仿佛时间没有前进一样。

* 1. **静止遇到流动——南北方人时间观冲突**

Vartany（2011）认为[[2]](#footnote-2)，《玫瑰》中不同的角色主要持有两种时间观：（1）像荷默一样来自北方的年轻一代将时间视作数学级数（mathematical progression），认为时间是流动的，过去就像走过便消失的路再也不会回来；（2）包括爱米丽在内的南方老一代人将过去视为一篇凛冬不至的大草坪，被细小的瓶颈与当下隔开，即过去与现在脱节，时间静止在过去，“记忆“常常与”幻想“混在一起。

在本文中，福克纳有一段对南方人错乱时间观的叙述：

“他们把按数学级数向前推进的时间给搅乱了, 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们看来, 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 而是一片广袤的冬天也对它无所影响的大草地, 只是近年来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样, 把他们同过去隔断了。”

其中“数学级数“的时间这一概念，似乎是理解北方新一代人时间观的关键。Vartany（2011）认为如果时间是数学级数的，它就能留存一切，这种感觉就像人“七岁时拥有前六年所得到的所有事物总和。”在这种时间观里，生命中没有死亡、没有消失、没有腐朽。而爱米丽的人生显然不是如此，她在三十岁左右失去了唯一亲人父亲，家族也渐渐失去昔日荣光。流动的时间是造成爱米丽悲剧的原因之一，造成了故事的两个主要转折点。

父亲的去世对于爱米丽而言，是静止的过去与流动的现在的交汇，父亲的死使她第一次接触到流动的现在：她的未来突然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变成了有无限可能的、未知的未来。“举目无亲、身无长物让她更尽人情。”她感到了恐惧，并向前来搬运父亲尸体的人说，“父亲没有死”。“我们没说那时候她疯了。我们相信他做了她该做的。我们记得她父亲赶走的小伙子们，我们知道她跟其他人一样，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会死死抓住那个抢走她所有的人不放。”在父亲死后，她与镇上居民的矛盾层层激化起来。爱米丽在小镇居民面前就不得不表现得坚强与骄傲如故；受到邻居的指指点点，这种现实生活的变动使爱米丽内心产生不安，想要抓住过去那种静止的时间。

而爱米丽杀死荷默，则是爱米丽与荷默的完全不同的时间观产生碰撞的节点。爱米丽生活在静止的南方贵族光辉中，而荷默是个拿日结工资的人，他的未来是充满活力的、流动的、不确定的。两个时间观迥异的人，时间线的唯一交点只有死亡；爱米丽由于再无对未来的展望，无法想像未来的发展变化，于是干脆将荷默杀死以永存“此刻“。

1. **结语：试探究《玫瑰》中时间哲学的含义**

笔者看到部分文章称福克纳的时间哲学是一种历史“十字路口”下的彷徨与挣扎。诚然在南方没落的历史大背景下，福克纳采用这种反常的叙述手法、与选择此类“异类“主人公进行叙述，都难免有受到历史冲击的缘故；但这一缘故在原状描摹一部分人的真实时间感受这一动机面前，诉诸宏大叙事的理由未免有些虚伪且无力。

笔者更愿意为《玫瑰》抛下冗杂的历史属性标签，单纯将其视作福克纳在其所构建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个虚构王国中，有关时间观和人生体验的一篇试验性文章。福克纳出生在南方种植园家族中，童年博学多才，阅书无数，青年时却在升学考试与人际交往方面屡遭失败，从此开始酗酒、玩乐、靠别人接济生活；笔者认为作者的人生中必当也体会过“凛冬不至的草坪”一样的时间经验，妄图留住过去的某个人生节点，因此创造了与他经历类似的人物爱米丽为他完成现实中无法完成的“杀死荷默”这一举动，或许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灵慰藉。

当然，《玫瑰》似乎用诡异的方式描摹了一个静止的南方传统世界，但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刻意丑化、神秘化，而是福克纳正在试验使用新的方式将自己对南方的体验保存下来并公之于众，为读者还原记忆中对南方、对童年的感觉。对时间的这种关注，正是纯粹感性与直觉的体现。《玫瑰》一经发表受到极大反响，其必然也引起了广大读者这种时间体验的情感共鸣——这是冰冷的理性客观描述难以企及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钢.超越存在与达成永恒:基督教维度中的福克纳时间哲学[J].基督教文化学刊,2012(02):182-200.

[2]李常磊.福克纳的时间哲学[J].国外文学,2001(01):56-60.

[3]姜鹏. 审美与伦理：柏格森“绵延”的二重奏[D].河南大学,2018.

[4]余治平.时间的哲学[J].东南学术,2002(03):115-123.

[5]刘立辉,王江.时间意义的生成机制——《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叙事时间[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6):92-96.

[6]王宁. 探秘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中的时间黑洞[D].广西师范学院,2013.

[7]张艺涵.真实的“传统”与虚拟的“现实”——《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时间”叙事及“主体”建构[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01):24-28.

[8]Edwin Vartany."Time's Mathematical Progression in William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The Explicator 69.4(2011):. doi:10.1080/00144940.2011.635611.

[9]Paul A. Harris."In search of dead time: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KronoScope 7.2(2007):. doi:10.1163/156852407X249025.

[10]Jennifer Burg, et al."Using Constraint Logic Programming to Analyze the Chronology in ``A Rose for Emily''."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34.4(2000):. doi:10.1023/A:1026594916008.

[11]Pengfei Zhang,and Tao Liu."Narrative Time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2020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Cultures, Arts and Design.Ed.. Francis Academic Press, 2020, .

[12]Moussa Ahmandian,Leyli Jorfi.A Narratological Study and Analysis of:The Concept of Time in William Faukner’s “A Rose for Emily”.6.3(2015).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enter.Australia.2015

[14]Gene M.Moore.Of Time And Its Mathematical Prograssion: Problems of Chronology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29.2.(Spring 1992).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pg 195

1. 余治平.时间的哲学[J].东南学术,2002(03):115-123. [↑](#footnote-ref-1)
2. Edwin Vartany."Time's Mathematical Progression in William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The Explicator 69.4(2011):. doi:10.1080/00144940.2011.635611. [↑](#footnote-ref-2)